

帝国政界往事

 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 

李亚平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帝国政界往事： 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

李亚平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政界往事:大清是如何拿下天下的/李亚平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201-08804-4

I. ①帝…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清代-通俗
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9370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890×1280毫米 32开本 9印张

字数:207千字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引子 努尔哈赤拿天下 / 001

第一章 努尔哈赤：大明帝国的忠实掘墓人 / 013

假如有人询问努尔哈赤，他一生中最为痛恨的人或者事是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大明帝国和那些汉人。

第二章 李成梁：努尔哈赤的杀父仇人和庇护神 / 036

努尔哈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李成梁不错的待遇。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切相处，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后来祖父、父亲被误杀，也没能够妨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友善与亲密。

第三章 万历皇帝与最怪异的战争 / 057

江山如同女人，是需要细心呵护的。可惜，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江山远远没有他的女人那么重要。而另一边，面对锦绣河山，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稳扎稳打，正在将其一步步夺取到自己手中。

第四章 广宁之战惊天下 / 079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逆转了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的话，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致命……

第五章 后金克星袁崇焕 / 100

努尔哈赤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的先期潜伏人员和后来混在难民中进城的特工已经被袁崇焕全数拿下。此时的努尔哈赤也可能不是特别了解红衣大炮的威力，也完全不知道开战之前，袁崇焕就曾经对这些红衣大炮“视之如生命者也。”

第六章 皇太极继位：充满谜团的权力转移 / 123

在力主皇太极阴谋夺位一说的学者那里，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个说法，说是皇太极好使用权术，甚至布置阴谋准备取大哥代善的性命。乍一听，事情很真实，觉得皇太极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殊不知，事情原委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第七章 这个汗王不简单 / 144

在整个盛大典礼中，所有外国来宾和使节中，只有朝鲜使臣拒绝参拜，不行大礼，甚至和皇太极负责礼宾的部下们撕扯起来。对此，皇太极切齿痛恨，曰：“朝鲜国王这是成心和我过不去。”由此，下定了再征朝鲜的决心。

第八章 袁崇焕炮轰皇太极 / 167

袁崇焕对于胜利的总结大体只有六个字：凭坚城，用大炮。这六个字表明，袁崇焕已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心有灵犀了。到那时，两军在野战中相遇，八旗铁骑如秋风扫落叶般横扫大明朝军队的情形，将一去不复返。

第九章 袁崇焕一生中的最大错招 / 187

当他所身处其中的帝国制度，是一种无可理喻的制度，是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决定另一个人生死荣辱的制度时，事情就变得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令袁崇焕再无退路，以至于乱了方寸。从此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惨痛无比……

第十章 岳飞以后的最大冤案：袁崇焕之死 / 209

袁崇焕是在历了半天，被剐了三千多刀之后才死去的。帝国首都居民“争食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惨淡地告诉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被杀的人心肺间能够发出那种声音。

第十一章 大明重臣洪承畴降清内幕 / 231

洪承畴投降后，皇太极极为喜悦，除赏赐了大量财物外，还下令“陈百戏”——大约就是举办盛大演出，以示庆贺。为此，贝勒、将军们很不高兴。这个手下败将却比俘虏了他的人们还要风光，这是怎么闹的？

第十二章 皇太极入主中原，大清帝国登场！ / 252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变成了真正的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的时代！

引子 努尔哈赤拿天下

当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大自然的恩赐常常令人类产生某种依赖，从而影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可能是我国自然资源最为丰饶的地方。这里，纬度高，气候严寒，无霜期短，遂使大片富含腐殖质、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没能在古代发展出农业经济。不过，在其他方面，造物主对这里的恩惠，堪称得天独厚——

这里南靠渤海、黄海，东临日本海，北濒鄂霍茨克海；境内有黑龙江、嫩江、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浑河、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等江河两千多条；有呼伦贝尔湖、镜泊湖、兴凯湖、查干湖、五大连池、月亮泡等湖泊，致使这里的海水与淡水渔业资源雄冠天下，许多名贵水产品同样名闻天下。据说，就在经过“断子绝孙式”捕捞的今天，当地海边的人们仍然不屑于品尝某些被南方人视为美味的



低等鱼类。

矿产与森林资源这里当属全国之冠。史书记载，明清时代，这儿的广大区域内“林木障天，明昼如晦”，“整天不见天日”。即便经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掠夺性开采和后来灭绝性开发，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仍居全国之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今日也还保有哺乳动物纲6目、18科、97种，鸟类18目、55科、374种，黑狐、紫貂、飞龙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国人夸耀富贵的珍宝。大、小兴安岭今日尚存有野生植物1500种，可食用者达千种以上；当年，努尔哈赤们所生活过的长白山区，更有野生植物两千多种，人参、黄芪、党参是为名贵药材，千年野山参更在国人心目中神乎其神，据说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是这样描述女真人祖先的：他们“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表明到唐代时，女真人祖先中重要的一支尚逐水草而居，住在外表酷似土包子的地窝子之中。到了元明时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许多女真部族，依旧过着那种“没有城市街区，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快乐生活。（《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进入明清时代以后，仍有众多女真人不事农业生产，他们于春秋捕鱼、牧放、采集，冬季狩猎。（《朝鲜实录》太宗五年九月甲寅，世宗二十八年八月己酉）



铁岭博物馆有一张统计表，记录了大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辽东开原地区女真人从事贸易时的情形，从中透露出了他们生产与生活的若干信息。譬如，他们所出售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物品，为下列8类：兽皮、人参、木耳、蘑菇、蜂蜜、松榛、东珠、马匹。统计表上，这些东西数量不小，全部出自游牧、渔猎与采集。

这种生存形态，必定要求体魄强健、弓马娴熟、机警勇猛、坚忍顽强方能应付裕如。

有些美国人在男孩子成年时，经常会以手枪送给他们作为成年礼，表示他们已经可以承担拥有和使用这种杀人武器的责任。与这种习俗具有某些类似精神的是：女真儿童呱呱落地时，如果是男孩，家人便会悬挂弓箭于门前，表示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位勇敢的猎手；年龄稍长，这些孩子便如长在马背上一般，以弓马娴熟夸示于人，成为巴图鲁——力能屠熊猎虎的勇士，是他们崇高的光荣与梦想。只有这样的英雄，才会得到那些最美丽姑娘的青睐。他们豪迈奔放，剽悍凶猛，意志坚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指向猎取的对象。同时，只有那些最为机智、勇敢、武力过人的战士，才能得到最为丰厚的回报——猎获物和战利品，包括那些漂亮姑娘的芳心。

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奖赏面前无动于衷。

多年以后，当他们已经定鼎中原，成为那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以后，我们可以在他们时常进行的大规模狩



猎实战中，了解到这种生活、生产、训练、战斗对于他们来说，是如何的密不可分、融为一体。而“巴图鲁”的称号，仍然长久地成为他们崇高的荣誉，为人们所艳羡不已。

在以农耕为生的民族，则形成了另外的集体性格。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高度简单重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倘若天公不作美，他们的汗水便可能付诸东流。

于是，他们对神秘莫测的上天充满敬畏，他们严格地按照节气时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无比爱惜脚下的土地，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希望，是给他们带来喜怒哀乐的一切。他们对于任何迁移和变动都会发出本能一般的怀疑与恐惧。于是，天命转化成了天子的威权；生存的经验 and 老去的恐惧变成了祖先、父亲与财产的威权；女人和儿女的存在只是为了延续那份香火。平和、保守、自私、愚昧、坚忍、麻木成了他们心灵的代名词，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

他们本能地不喜欢那些马背上的骑士。这些人来去如风，凶狠嗜血，完全没有接受过孔老夫子的教诲，是一些未开化的无法把握的野蛮生番。他们最好待在他们的山野草原上，不要来打扰我们宁静的田园生活。

而骑在马背上的人们，仅仅有人参、貂皮、珍珠、蜜蜡、马匹、牛羊还不够，他们需要铜铁器具，需要粮



食、布帛、茶叶、陶瓷、食盐和药品。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悲惨。貂皮再好，不能一年四季都裹在身上；人参再神，也无法包治百病；没有盐，那大块的肉、鱼便没有滋味；没有茶，那些高脂肪高蛋白的肉、奶类食品就不好消化，就会得病，就需要药品医治。于是，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群，便在贸易与交换之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这种脆弱的伙伴关系，其平衡很容易被两种力量打破：一种力量来自人力之手，另一种则来自自然之手。

来自人力之手的力量，时常以下列两种情形予以表现：

其一，朝廷，亦即中央政府会以贸易政策上的紧缩甚至断绝，钳制这些马背民族的发展，或惩罚他们某些不敬或不当的举动。

其二，管理贸易的官员们，时常会表现出过分的贪婪与不适当地滥用权力，譬如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等。

在大明朝中晚期，这两种情形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其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众多女真部族、蒙古部族的频繁反抗。

譬如，大明中期成化年间，海西女真就曾经联合建州女真攻打大明军队防区。其原因，在今天看来实在简单得不成话：“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我送行，饮食之如犬彘（zhì），禁止我市买，使男无铧铲，



女无针剪，因是入寇。”（《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月己丑）意思是说，过去朝廷对大家很好，大家过得好好的，如今无缘无故派了个官儿来，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我们，不许我们进行买卖，使我们的男人没有了镐头铲子，女人没有了针线剪刀，于是，便只能打上门来抢。

事实上，大明中晚期的历史记载中，类似的记录很难说是偶然出现或是绝无仅有。来自自然之手的力量则表现得十分强烈，其后果也就更加具有灾难性。

从气象科学的角度看，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远远说不上得天独厚。历史气象研究表明，自古以来，我国可能是世界各国中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异乎寻常的风雪、霜冻、寒冷、干旱、洪水、地震等等发生时，抢劫富裕而常有积蓄的农业地区，就成了马背上的民族成本较低而收益最高的生存之道，成为他们为生存而战的自然选择。

当原本针对大自然而训练出来的勇猛剽悍，转而应用到人类身上时，乐天知命的农业区域人民，就成了豺狼虎豹肥美的猎获物与战利品。以至于到后来，通过战争劫掠财富、女人、奴隶、牛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

行为科学与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崇高的信念和不那么崇高的贪婪都可以使人舍生忘死。倘若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则信念或者贪婪都可能失去激动人心的功效。当女真族战士们拿起硬弓，配上刀剑，跨上骏马

时，那些飘散着袅袅炊烟的城镇村落，可能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在那里，只有带着英雄的业绩与财富回来，情人或妻子的怀抱才会格外温暖、格外多情。于是，崇高和贪婪就这样从两个方向走到了一起，融进他们的血液，激荡着他们强健的心脏。

这种情形并非仅仅是出现在古代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身上的特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渔猎部族，可能大抵如此。

至此，大明朝晚期的女真人几乎具备了成为一支凶猛无敌军队的所有条件。数十万女真战士所缺少的似乎只有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了。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出现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二十五岁的女真青年，恰到好处地在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这种训练。于是，他有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

这位女真青年名叫努尔哈赤。

经过三十多年同族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努尔哈赤麾下的骑士们已经变成了千锤百炼的战争机器。当这部由铁与血组成的机器以极高的效率启动与运转时，常常意味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努尔哈赤真正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在训练女真战士时，其严格甚至严酷的程度，令数千年前的斯巴达人也无法专美于前。

譬如，史书这样记载道：“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



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明实录》天启元年正月壬寅）冷兵器时代，通过这样水深火热训练出来的战士，想必在体能、技能、心理、意志等诸多方面都会令人十分畏惧。

他们练马如同练人。据说，训练与挑选战马时，他们会对马匹进行力量与能力的多重训练。在长途奔腾驰骋中，翻山越岭、履渊跳涧。凡是不符合标准的马匹，或者杀掉，或者作为商品交易给大明帝国前来购买军马的官员。有证据显示，当时蒙古部族对于大明帝国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原则。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军队，许多时候，大约只能使用别人淘汰下来的驽马，其数量可能不在少数。

在军事行动中，上述精神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

战场上的胆小鬼，通常需要承受一个风险：他们用怯懦保存下来的脑袋，可能要丢失在执行战场纪律的长官手里，他们的家族要为此承受耻辱。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可能会被全部剥夺。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也在考虑之中：令犯有过失者穿上女人的衣服游街示众。对于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种羞辱大约比死还可怕，从而，有可能会使部分怯懦者转变成勇敢的战士。

女真人的战术原则与蒙古部族有明显不同。

蒙古骑兵是将精锐部队排列在最前面，以凶猛的冲击波直攻敌阵，一举摧毁敌人的防线，然后杀向纵深。



老弱兵卒则跟在精锐之后，扩大战果，救护伤员，防止冲杀在前的精锐部队背后受敌。

努尔哈赤则继承了五百年前的祖先完颜阿骨打与兀术的军事思想，这种战役战术思想曾经指导金国军队席卷了大辽与北宋。其战术与二十世纪坦克、装甲车出现之后的战争样式颇多神似之处，可能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军事思想。

其具体战法是：将重装备的死兵（敢死队）排列在整个攻击波的最前面，兵器为长矛大刀，其功能是发起第一波攻击，意图在于对抗与消耗敌人起初对阵时最为猛烈的箭矢炮火，动摇敌人意志。然后冲击敌阵，大砍大杀。

这种死兵很像当年与岳飞对阵过的金兵铁浮屠。他们身穿精铁制成的厚重铁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胯下的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每一个死兵配备两匹战马，而且他们本人和战马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前面开路的坦克与装甲车集群颇为类似。这些死兵在多层重装甲防护下，有进无退。冲在前面者战死后，后面的必须填补进前面的位置，若有后退，跟在后面的锐兵立即杀之，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战的意味。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说是早期投降或被俘的大明帝国士兵就常常被充此死兵。

当时一位观察过后金与大明军队装备的朝鲜官员，曾经十分感慨地对比后金、朝鲜、大明三方的盔甲：其



中，最好的是努尔哈赤的部队，盔甲全部由精铁制成；最差的则是大明军队，能够得到薄恶、锈蚀铁片盔甲的士兵已属万幸。他们中许多人的盔甲，根本就是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这样对待自己士兵生命的政府，除了令人切齿痛恨之外，若还想打胜仗，已经接近痴人说梦。

努尔哈赤的锐兵，则是最精锐的轻骑兵部队。他们披轻甲，装备精良，弓马娴熟，一部分跟在死兵后面，一部分相机策应，待死兵冲击敌阵后，立即杀到前面，大量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扩大战果，追击敌人。

可能是渔猎生涯中的切身体会，努尔哈赤在他的八旗军事组织中贯彻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原则。其基层组织中的“牛录”（十余人为一单位的射猎小组），就是在行围狩猎时，以血缘亲族为纽带发展而来。

在这种基层战术单位里，冲杀在战场上的，是他们的精壮子弟，实施后勤保障的，是家中之父老。他们相互支援，同生共死。胜，一荣俱荣；败，一损俱损，从而纽结成了特别能战斗的、牢不可破的战斗集体。

在努尔哈赤指挥下，八旗铁骑具有狂飙般排山倒海的威力，其所到之处，常常一片血雨腥风。

当时不少目击者证实说：每当后金在战争中获胜之后，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大群的牲畜、美丽的女人和俘虏便会被均匀地分成八大堆，分别由八旗领走，然



后，按照战功分配给那些勇敢的战士。胜利一次，这种情形就会再现一次。

因此，对于八旗勇士们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的盛大节日。

